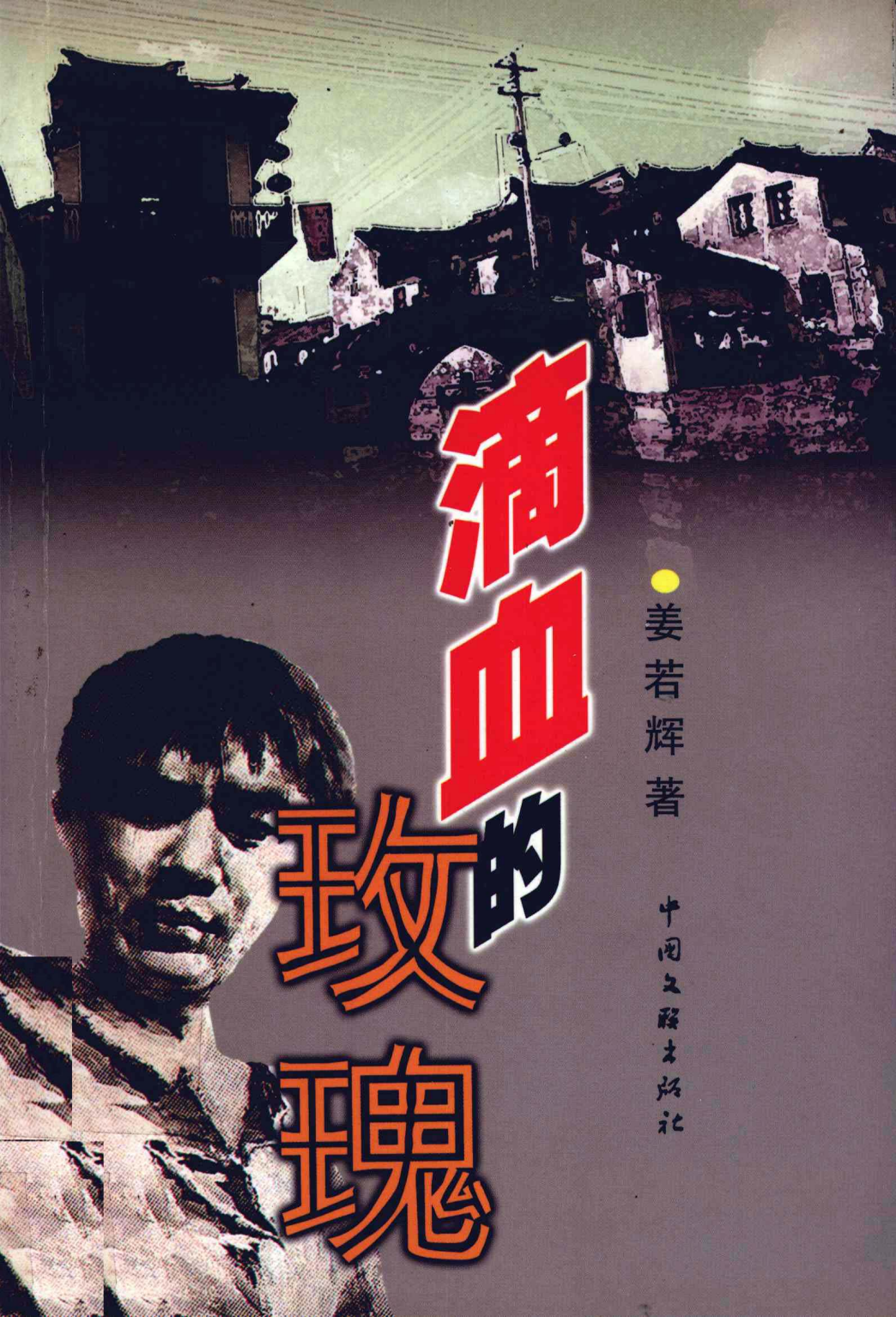




滴血的玫瑰

● 姜若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姜若辉 著

滴血的玫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滴血的玫瑰 / 姜若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ISBN 7-5059-4328-6

I. 滴…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737 号

书 名	滴血的玫瑰
作 者	姜若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1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328-6/I · 3372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第 一 章

天色在渐渐地阴沉下来，乌云如一团团浓浓的烟霭在不住地滚滚翻腾着，整个大地被完全笼罩在一片乌云密布中，并伴随着阵阵隆隆的雷鸣声，狂风吹刮着，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大地上不时被卷起阵阵龙状的尘埃，户外的人们，绝大多数躲进了室内，此时，只有一位五十开外的矮老头子，就像户外还是普照着一片明媚的春光，或是一片宜人的温煦春色，显得欣喜若狂的样子，陪着身边一个比他略高一点儿的男青年，两人从常安县木器厂的南大门一直向着北边到底的北后大门缓缓地行走着。走在厂区的大道上，那老头不时地向身旁的那个男青年指手划脚地一一详细地介绍着，两人脸上都荡漾着喜悦的神情，似乎与此时的天色有着极大地反差。

那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名叫莫双林，身边个儿比他略高一点的男青年是他的独养宝贝儿子，名叫莫根生。

在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个破天荒的新政策，叫“顶班制”，所谓“顶班制”就是子女可顶替父母亲的工作，或者说父母亲在城里工作，自己退休后，农村的子女可以上城安排工作。莫双林紧紧地抓住这一优惠政策，他认为这政策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他颇为珍惜这次机会。他今年五十三岁，就提前退休了，

按照正常的六十周岁退休的政策,他还有七周年,而现在就退休,这自然绝非是他已干了大半辈子的箍桶活干厌了,也不是身体健康与否才提前退休的,更不是实在呆不下去才退休的,显然完全是为了能够让给在乡下继承家业的箍桶匠儿子莫根生以一个顶班上城的机会。莫双林十分宠爱这个独养儿子的,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虽说莫根生在乡下也不是从事务农活,而是干着他家祖传的箍桶业,可他的户口却是地地道道的农业户口,莫双林和他的老婆杜妹,为此一直苦苦烦恼着,他们一直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谁能把他们的宝贝儿子的户口迁调到城里,宁肯把乡下的三上三下的房子送掉,俗话说:“修七世才能站一回街头。”可见人们是多么向往能够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现在这向往已久的夙愿可以实现了,莫双林一家有多么高兴啊!

今天是莫根生第一天上上班,他身穿一身的卡中山装,莫根生穿这么一身笔挺的衣服还是平生头一回。从外表上看得出,他有些得意洋洋的样子,在父亲的陪同下,一一参观了常安县木器厂的各个大小车间,所到一处,莫双林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详细介绍车间的情况,如红木解板车间、红木雕花车间、红木按装车间、红木油漆车间、白木解板车间、白木配料车间、白木按装车间、白木油漆车间、船槽车间、棕垫车间、金工车间、五金仓库到成品仓库,甚至男女厕所和浴室、饭堂等等,最后才到了箍桶车间。

父子俩每到一个车间,大家几乎都现出相同的表情:有的现出惊奇的,有的发出压低了了的格格的笑声,有的相互传递着嘲笑的眼色,有的在窃窃私语着,往往等待他们父子俩一走过,大家顿时好像打开激流的闸门,放出哈哈的大笑声。

“看小双林今天喜气洋洋的。”

“他今天是开心的,儿子上城顶班了。”



“那旁边的就是他的儿子？”

“你怎么不认识了？那就是双林的慧儿子。”

“噢，原来莫双林的慧儿子莫根生就是这个模样的。”

“他厂里常来的，你怎么没有看见过？”

“不过我还是头一回看见。”

“怪不得，大家说莫双林的儿子慧的，这模样一看就有点慧腔。”

莫双林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有粗细及长短，左腿是粗且长点，有力的，或者说是正常的；右腿是细且短点，无力的，或者说是有病的，走起路来两条腿用力不均，总是一轻一重，他自感比正常人吃力，多走了路，常常吃力得连嘴都会歪斜起来，样子真是既可怜又可笑，因为是这些，所以莫根生一般不愿和父亲一起并肩走在大街上的，或是人多的地方，他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心里对父亲总有一种厌恶感，内心还在骂道：“贼腔，这哪像有资格做我的老子？”

父子俩在厂区内统统兜完后，莫根生在父亲的招呼下来到了箍桶车间，说也巧，今天箍桶车间的人都在，大家又都在埋头认真地干着手中的活。因为厂里从今天开始起实车间承包制了，并且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就一改平日懒散的状态，车间里似乎话语顿时减少了一大半，只听到手中干活的操作声。

这时，箍桶车间里有人听到门外有说话声，本能地把目光投向门口，稍留神听了一会儿，有人突然说：“噢，是小双林，今朝还带着他的宝贝慧儿子莫根生来上班了。”

“是的，是小双林领着儿子来上班了。”另一个匠人说。

莫双林脸上堆满了笑容，带着儿子从门口走进来。

“双林师，后面的是根生吗？”



“是的，是的。”莫双林笑容可掬地答道。接着他把脸转向躲在身后的根生说：“快叫师傅！快！快叫师傅！”

莫根生犹豫了一会，仔细地打量着对面的那个匠人，心想，叫你师傅，你配做我的师傅吗？你的年龄也不会比我大，自己也已做了十年的箍桶工作了，怎么还要我叫你师傅呢？他只是朝对面的师傅点点头。莫双林看到这副尴尬的局面，顿时焦急了起来，他急切地说：“根生，快叫呢！叫师傅！”莫根生现出冷漠的样子，勉强地喊了一声：“师傅。”

这时全车间一齐发出了一阵“哈哈”地笑声。

莫根生跟着父亲在车间里转悠转悠着，他环顾四周，看到一只只新做好的白坯马桶，走过去顺手拿起来一只，如大老师傅验收一样，看了一下后，就格格地直笑出声来，自言自语地说道：“这种马桶用起来尿液肯定会从缝隙里流溢出来的。”他这话音刚落下去，大家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莫双林急得连忙说：“根生你别乱说！别乱说！他们都是大老师傅，怎么会做出这种马桶的？”

莫根生却一个劲地反驳道：“是的，是的，我们毛家桥做的马桶要比城里头做得好。”其实莫根生这一番话的意思是，你们不要看他从乡下来的，他的箍桶技术是有本领的。一句话，请你们今后也不要小看他，他也是有点能耐的。

莫双林气急了，他恨不得把莫根生的嘴给封起来。莫双林尽管人长得十分丑陋，但他却非常要面子的，他看到儿子头一天到单位来上班，就出洋相了，他真是觉得脸不知放到哪儿去。尽管他平时是一个和事佬，但今天他怎么也控制不住怒火了，简直要发狂劲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随手拿起一根木棍，跛着脚在车间里追打着儿子，儿子一边逃，莫双林嘴里还一边不住地说：“打死你这个小



赤佬，打死你这个小赤佬。”整个车间大家都在劝的劝，拉的拉，笑的笑，乱成一团糟。

十分钟后，整个车间又恢复了平静。莫根生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蹲在一个墙角落里，在研究着一只只新做好的马桶，他想，我不信你们做的马桶都比我们毛家桥做得好，看着看着，脸上渐渐露出了骄傲的微笑。

莫双林看到这一切后，他心里全然明白，为了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他语重心长地跟儿子讲：“根生你要谦虚一点，要好好地跟卞师傅学学本领。”其实，莫双林跟儿子讲这话是一语双关，一是教他好好学本领，二是同时要他学学卞关金怎么狡黠地处世。

这时车间里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扁脸老五说：“根生，我们都知道你老早就是大老师傅了，现在厂里有个规矩，进厂的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领，但一律都要跟先进厂的人学生意，也就是先进庙门先为大。你是聪明的，放心好了，三个月内，你跟卞关金学，三个月后卞关金跟你学。”莫根生听到这句话从内心感到舒服，他脸上自然流露出无比的喜悦。

当扁脸老五的话音一落，大家又哄堂大笑起来。

说起扁脸老五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他的脸扁得有些凹陷了，真是丑陋不堪，人见人笑，连小孩看见他这张脸也要发笑的。因为他脸扁，又是家里兄弟姐妹排列第五位，所以大家叫他扁脸老五。

扁脸老五讲粗话是全厂出了名的，但他只是口头上讲讲而已，从不付之行动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嘴上流，或是嘴上搭便宜，自然从不把他的话当真的。

当大家一阵笑声完了以后，又恢复到相对平静的状态中，扁脸老五又讲了一句俏皮话，这句话，与其说是俏皮话，倒还不如说是

下流话。他眨巴着眼睛说：“根生，我知道你已做了十年的箍桶生活了，你是大老师傅，现在这年头发明创造的人是最吃香的，你看我们这里的马桶、脚桶都是老式的，人家闺女现在出嫁的马桶、脚桶和以前几十年的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改进，这已不适应时代了，你要发明一种叫‘男女床上马桶’，就是男人和女人干那事时，可以在床上大小便的马桶。”这一席话说出后，全车间哄堂大笑起来，莫根生也笑个不停，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地围着莫根生笑，他笑得极为傻相，而且大家已经不再笑了，他一个人还在痴痴地笑个不停。莫双林看到儿子这副样子，真是啼笑皆非，他知道，儿子的马脚已开始暴露出来了，他有些着急。

“关金师，我们根生从现在开始正式跟你学生意了，你要好好地带好他，拜托了。”莫双林面对卞关金诚恳地说着。

“双林师，根生这么聪明的人你完全可以放心好了，其实他现在的本领已经超过我了。拜我为师，不过是挂名而已。”卞关金说。

莫根生信以为真，他以为这是在恭维他，于是得意洋洋地傻笑起来。

这时扁脸老五有些憋不住气了，开口道：“你们看！根生笑起来，脸上多么花，女人看到了十有九是喜欢的。”莫根生听到这话后又发自内心地笑了，大家看到莫根生这副被扁脸老五逗笑的傻样，又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哈哈的大笑声。

扁脸老五又继续说道：“今后关金和根生两人要互帮互学，关金教根生手艺活，根生要教关金怎样在女人面前笑得讨人欢喜。”

大家听完扁脸老五这一番话后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时从门里走出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这位男子是隔壁船槽车间的工人，叫邵大宝，人称“邵大炮”，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人，他一天到晚就是乱七八糟地胡说一泡。邵大宝双手捧着一只紫砂茶壶，

脸上堆着笑容，迈着外八字步子，大大咧咧地走到箍桶车间中央，他张开嘴说道：“今朝怎么箍桶车间特别热闹？”他黄牛般地话音说出后，正在埋头干活的大伙儿知道邵大宝来了，都本能地抬起头来。

“邵大宝，是什么风把你吹进箍桶车间的？”李梦冰阴阳怪气地说。

“梦冰师，我今天来到箍桶车间不是别的，而是又要来听你说笑话的。”邵大宝直率地说道。

李梦冰何许人也？他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五十年代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两年的助教，后因考虑夫妻分居两地，就调回到常安县省立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不久提升为分管教务的副校长。在六三年的一个深夜，他强奸了本校的一名实习女教师，结果被判刑七年，七〇年刑满释放，被安排到这个当时还是一个街道办的工厂里做解板工，后这个街道办的厂成为镇办大集体企业，他被调到箍桶车间从事箍桶工作。自从六三年被捕以后，当医生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二个女儿也都跟随了母亲走了，从此他就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鳏夫，刚到木器厂来的时候，他一直闷闷不乐，整天几乎是不开口的，过了半年，才开始和大家说说笑笑了，再后来也和大家一样尽讲一些下流话，不过李梦冰讲的下流话和他们讲得不一样，他毕竟是有文化的，特别幽默、风趣，常常让听者捧腹大笑，而他自己仍然一副阴阳怪气的样子，一点也不笑。

说也有意思，有一次来自全厂各车间的喜欢听下流话的人，挤满了箍桶车间，晚来的人只得站在箍桶车间的门口听，由此，而引起全厂无法正常作业，结果厂领导赶到箍桶车间驱散了满满一车间的围观者，并且当即宣布要处理李梦冰，说他破坏生产，要戴他



大帽子。这时，近二百名的围观者不知那来一股子勇气，大家纷纷七嘴八舌地说：“如果说延误了生产，我们宁愿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但不能处理李梦冰，因为他是在跟我们讲性的科学。”这样，大家拧成一股绳一齐对付厂领导，厂领导感到颇为棘手，无法处理，于是对此事只得不了了之。这一下以后，李梦冰也更加乐意地跟大家谈论有关性的问题了。

“今天我倒要来听听梦冰师谈谈骚的学问了。”邵大宝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说着。

“拿根烟来再说。”李梦冰伸手说道。

李梦冰点燃香烟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左手叉起腰，头稍微昂起，颈脖自然地慢慢从左转向右，双眼随颈的转动看着车间里的每一处，他似乎从沉思中总结出一积压精辟的论点，说出惊世骇俗的警句：“男人与女人的爱情关系，说到底就是性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性就没有爱，当然是没有性就没有爱。”

邵大宝听到这一句，感到一知半解，或者说他没有听懂，他想，这男与女之间的事还有那么深奥的学问，不就是床上那点事？

这时站在不远处的莫根生听得津津有味，他怎么也耐不住寂寞了，大抵也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吧？他急切地说：“‘性’，哈哈，我晓得的，其实就是骚的意思。”这时箍桶车间里又哄地一声哈哈大笑起来，站在一旁的莫双林急得不住骂道：“根生，你晓得个屁，别在这里瞎说！别在这里瞎说！”

一阵笑后，大家把目光又自然投向李梦冰，企盼着他继续讲下去。听他如说书一样谈论着男女之事，往往又在关键时候，又卖关节，总是顿一顿，大家静静地企盼他讲下去，在这时他总要提出一点要求，如给他一支烟，或给他茶壶里倒一点水之类的，他又继续说：“男人和女人上床是不是下流的事，这是不下流的，是最自然的

事,说男女上床是下流的人才真正‘下流’的,因为他们是虚伪的,是无知的,是愚昧的,也是野蛮的,甚至是残忍的,关键要有情上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两相情愿。”李梦冰吸了口烟又继续说:“这性是人类最自然不过的要求,简单地说,邵大宝你娘和老子不在床上寻开心,有你吗?你不和你老婆在床上寻开心有你大头儿子吗?”大家笑了,莫根生也和大家一起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格格地不停,又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李梦冰稍作停顿后又继续说:“如双林师要是不和其老婆杜妹上床寻开心的话,怎么还有今天他儿子根生在这儿和大家一起笑呢?”大家听到这句话后又再次爆发出哄然大笑,而且在双林师一直尴尬表情的脸上,也绽开了开怀的笑容。

这时莫根生突然插话说道:“我们乡下,老早有人也搞男女关系,就是叫搞腐化,结果在身上挂牌牌,在村上游斗,大家都打他们,还用屎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说‘骚’是难为情的,要被骂的,要被打的。”

莫根生的话音一落,箍桶车间里又哄堂大笑起来。

李梦冰却一点也不笑,他现出忧伤的表情,继续说:“你们不要笑,刚才根生讲的是真话,这种事的发生,就是愚昧、残酷、虚伪的禁欲主义所导致的。”

这时厂领导走过箍桶车间,她看到大家围在李梦冰的身边,知道又在听他谈论男女之事,她走过去,严厉地训斥道:“你们在干什么?上班生活不做,又在议论什么下流事,当心我把你们的奖金给扣除掉。”

大家顿时一哄而散,各就各位,开始操作起手中的活儿。

已是午饭时候了,莫双林带着莫根生来到了厂食堂。莫根生

看到食堂里挤满了人，他露出一脸好奇的神色，看看食堂里排着几条长龙似的队伍，其间有对话声，有吃饭声，有女人的尖叫声，还有不知是什么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搅拌在一起，发出难听的嘈杂声。他拣了角落里的一张空位子，坐下了，看到父亲也和大家一样，排在拥挤的队伍里，买饭菜。

莫根生一个人静静地在想，这常安县木器厂的箍桶车间真有意思，大家对“骚”真感兴趣，谈论得那么热烈，原来骚就是性，这性还大有学问在里边，这些话还是平生头一回听到，这李梦冰也真有学问。他越想越有劲，越想越有趣，今后不寂寞了，可以每天听他们讲有关性的问题了，也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神秘的问题了。

莫根生双眼斜视着，在偷偷地看着从外面走进饭堂间来的女人们，当他看到红木雕花车间走进来的女人们一个个穿着入时的衣衫，他的潜意识中突然跳出这么六个字“女人们真骚腔”，其实莫根生就喜欢骚腔的女人，他又想，这些城里头的女人倒底比毛家桥的女人要漂亮、时髦多了，今后每天要和她们在一起，还可以和她们调情，想到这儿，他感到自己真幸运。

“根生，你在看什么呢？”莫双林把饭菜端到桌上，朝莫根生这么说。

莫根生被父亲这一声突如其来的问话惊醒过来，打断了他的美好的丰富联想，他似乎觉得父亲此时这一声真是有些不是时候，使他大刹风景，“做啥？”他有些不耐烦地回答道。

莫双林坐下和儿子开始吃饭了，他将可口好吃的荤菜都向儿子的碗里捡，望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他心里十分高兴。他想到儿子今后要一个人在城里工作生活了，缺少父母的照顾，心头掠过一丝酸楚，老实说，他是不放心的，他语重心长地跟儿子讲：“根生，你年纪不算小了，今年已是二十四岁了，现在你不是在毛家桥家里做

箍桶生活,而是在举目无亲的城里头的正规工厂上班了,也就是说正式的工人了,不能再像在家里时经常撒小孩子脾气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像刚才你在箍桶车间,干吗要多嘴多舌的,人家是大老师傅,你还是头一天上班的学生意。”

莫根生一声不响地只管吃饭,大抵饭菜特别好吃,他只管享受了,也懒得回答父亲的话了。莫双林知道儿子吃饭喜欢搅拌汤的,他端起一只三鲜汤的碗,往儿子的饭碗里倒,“这里的饭菜好吃不好吃?”他亲切地问道。

“好吃好吃。”莫根生有些不耐烦地回答,此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瘪谷眼贼溜溜地又盯着红木雕花车间里的花姑娘们的身上,看着她们光滑细腻、红润的脸蛋,看着她们丰满隆起的胸脯,看着她们丰腴滚圆的屁股。他想,乡下的女人就是土里土气的样子;城里头的女人就是洋里洋气的派头,他自然又开始鄙视起和他已谈了近五年恋爱的翠宝了。

翠宝和莫根生是同龄人,都是二十四岁,也是和莫根生小学里的同班同学,与莫根生是同村人,两人都只念到小学毕业,就不再念书了,莫根生从十四岁开始在家里操起祖传的箍桶业,翠宝从十四岁开始在家里做花边了。那时,莫根生在家里经常看到翠宝扭扭地走过他家门口时,他总是调情似地朝她笑着,不免还带有三分傻相,常说一声“老同学”。莫根生也经常拦着翠宝,贼皮搭脸地喊着:“翠宝,翠宝”的,他的母亲知道儿子已看相翠宝了,就托人讲翠宝与她儿子这门亲事,起先翠宝说什么也不肯,嫌莫根生有些傻相,且人又十分丑陋,后来由于媒婆的花言巧语,最后同意了。

莫根生想,翠宝就是没有城里头的女人洋气,翠宝今后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因为自己现在也算是正宗的城里头人了,是城里头正规工厂里的大工人了,并且还可以和洋里洋气的城里头的女人们



同堂吃饭，同厂上班，还可以和她们朝夕相处，和她们交谈，甚至还可以和她们天天调情，和她们……想到这里他顿时心花怒放，有一种难于言状的喜悦，觉得有些飘飘然了，自己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喂，喂，根生你又在痴笑什么呢？”莫根生没有理会，莫双林嗓音增加了一倍，“你在想什么？看你像不像样子了？在饭堂间里一个人见了大家的面不知难为情的痴笑什么呀？”

“关你屁事！”他有些恼火了，他想，他正在美美地想着今后的趣事，又来打挠了，真不是时候。

莫根生这一下发火了，而且来势较猛，莫双林见儿子这么大的火气，也就没有吭声了。父子俩闷闷不乐地吃着饭。

这时王桂芬看到他们父子俩正在吃饭，她想，这跛子的儿子的模样长得和他老子一模一样，既矮又丑，并且还有一股子傻气，远远地注视着他俩的一举一动，觉得有些好笑，她咧着嘴在暗暗地笑。

王桂芬人长得如她名字一样，十分普通，头发不多且较黄，但人还是具有三分姿色的，是标准的丰乳肥臀型的性感女性。她的绰号叫“骚稀毛”，今年三十四岁，恋爱十分曲折，从十八岁进厂开始谈恋爱至今，整整十六年来，人家夸张地说她和男人上过床的有一个排。王桂芬的择偶标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类的。她高不配，低不就，又这山望那山高，就这样她一拖再拖，把年龄给耽搁了。

王桂芬不知不觉地走到他们父子俩的身旁，这大抵是她觉得莫根生有些滑稽，她才有兴趣走过去。

她微笑地说：“哎，双林师，你今天真有吃，又是大排，又是红烧带鱼，又是炒肉片，还有酱鸡和三鲜汤，怎么不搞点酒？”这尖里尖

气的话音，使人听了毛骨悚然。

莫双林连忙叫儿子：“根生，快叫王师傅！”王桂芬笑得合不拢嘴说：“甬叫！甬叫！今后我们是同事了。”

莫根生傻乎乎地叫了一声：“王师傅。”

莫双林向儿子介绍道：“王师傅是厂里出名的红木雕花巧手，外国人也喜欢她雕的工艺品。”

“哪里？哪里？双林师过奖了。”王桂芬笑眯眯地说。

莫根生却一切处之淡然中，只是轻蔑地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仍然旁若无人地只管狼吞虎咽地吃他的饭菜。

王桂芬想，怪不得人家都说莫双林的儿子有点戇头戇脑的，看来确实如此。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的缘故，她才觉得他另有一番味道，觉得他有趣，可爱，与众不同。

莫根生看到王桂芬站在他身边笑，他朝她瞅了瞅，她就随口说了声：“多吃一点！”说着她就走了。

莫根生看到王桂芬走了，就跟父亲说：“老子，我看这个女人蛮轻浮的。”

“你管人家轻浮不轻浮的。你是学手艺的，要尊重别人，看见人家都要叫师傅。”莫双林吩咐儿子。随后，莫双林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塞给儿子，并带他到箍桶车间去，父子俩边走边说，莫双林告诉儿子：“你要虚心向师傅们学手艺，你别以为自己已经干了十年箍桶生活了，现在是正规的工厂，讲究规范的，你即使懂，即使会做，也要听人家的。”走了几步，莫双林又跟儿子讲：“手艺人不好弄的，过去你在家一个人做，没人和你比高低的，这城里的厂家就不一样了，你一不小心要给人家算计的。今后在这厂里要工作下去，人事关系也挺要紧的，如果搞不好人事关系，就蛮难混下去的。”莫根生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跟着父亲走。

父子俩一踏进箍桶车间，大家看到他们父子俩，顿时车间里又热闹起来了，开始七嘴八舌地说开来。

“根生，今天你老子买的那些好菜一定非常好吃。”扁脸老五说。

莫根生顿了顿后傻头傻脑地说：“有什么好吃的，我在毛家桥老早就吃过了。毛家桥的菜比这儿厂里的菜要好吃。”

李梦冰放下手中的活，从口袋里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后，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吸了口烟后，慢条斯理地说：“根生，看你今天穿得像新郎官一样。现在你也算是正宗的城里人了，今后就在城里找一个对象吧。我告诉你，我们厂里红木雕花车间里的漂亮妹妹蛮多的，你喜欢丰乳肥臀的性感女人，还是喜欢苗条秀气的清瘦女人；你喜欢开朗活泼的，还是文静贤淑的；你喜欢身高马大的，还是小巧玲珑的，这你要睁大眼睛，去根据自己的胃口尽情地挑选了。”

莫根生听到这话，只是一个劲地傻笑着。莫双林打岔地说道：“你今后要多向李师傅讨教手艺本领。”

“双林师，你放心好了，根生是心灵手巧的，看样子是和你老子一样的，都是有清头的，是拎得清的聪明人。”李梦冰这话分明是调侃的讽刺话。

扁脸老五说：“双林师，你儿子是大老师傅，我们其实都不如他的，他说我们做的马桶‘尿液会从缝隙里流溢出来的’。”

“老五师，请多多包涵吧，根生刚从乡下来的，他见识少，讲话会得罪你们，请别见怪。”莫双林十分诚恳地说着。

接着卞关金又说道：“双林师，就算我现在做根生的师傅，在手艺上我教他，可是在谈女朋友的技巧上，你要叫他毫不保留地统统传教给我。我现在着急了，二十四岁的人了，还从未谈过女朋友，见了女人就没有话讲。会谈女朋友的高手，像我这么大都和女人